

生物科學現狀

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 1948 年會議

逐字記錄



財政經濟出版社

生 物 科 學 現 狀

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 1948 年會議

逐字記錄

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
東北農學院^{合譯}

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編號：0521

生物科學現狀

定價(8)三元五角七分

譯者：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
東北農學院

原書名 The Situation in Biological Science

原作者 Len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the U. S. S. R.

原出版處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原出版年份 1949年

出版者：財政經濟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印刷者：華成印刷所
上海泰興路五二三弄一四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

55.10, 滙型, 326頁, 裝4頁, 454千字; 850×1168, 1/32開, 20—3/8印張
1955年10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滙]1—1,8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六〇號)

紀念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米丘林誕生一百週年

(1855—1955)

目 錄

第一次會議	11
李森科院士關於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	12
第二次會議	52
奧山斯基發言	52
愛契菲德發言	63
亞庫希金發言	71
依沙耶夫發言	79
白蘭基發言	87
亞考甫列夫發言	100
蒲列塞茨基發言	105
米蓋維奇發言	111
第三次會議	117
努日金發言	117
西薩強發言	127
皮得羅夫發言	133
皮羅夫發言	138
布辛斯基發言	148
拉潑潑爾特發言	153

巴巴扎音發言	160
第四次會議	171
阿瓦金發言	171
伏德科夫發言	181
比列茨基發言	188
烏沙科娃發言	193
維索科斯發言	202
格魯森科發言	214
第五次會議	227
科羅希洛夫發言	227
道爾古辛發言	241
夏米安發言	248
米丁發言	260
契克米尼夫發言	275
蒲克哈爾斯基發言	286
第六次會議	293
若林發言	293
克力班發言	298
第米特力耶夫發言	303
珂斯特猶考娃發言	316
謨羅姆采夫發言	326
沙瓦多夫斯基發言	330
第七次會議	357

原
书
缺
页

普列森特發言	576
第十次會議	607
李森科院士總結報告	608
朱可夫斯基聲明	622
亞力克漢寧聲明	624
波立亞可夫聲明	626
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大會致斯大林函	629
決議	
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通過李森科關於生物科學現狀 的報告	632
名詞索引	635
譯校後記	651

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舉行常會。參加這一會議的有該院人員四十七人，有農業科學研究機關和試驗站的科學工作者，有各農業專科學校和蘇聯科學院生物研究所的以及國立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生物系的教授、農學家、動物技術家、機械師和經濟學家。參加這次會議的總人數約為七百人。

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發表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

參加這個報告的辯論的有：奧山斯基院士；愛契菲德院士；亞庫希金院士；沙拉托夫農業研究所果樹蔬菜育種系主任依沙耶夫；白蘭基院士；亞考甫列夫院士；烏克蘭果樹栽培科學研究所所長蒲列塞茨基；農學博士，蘇聯油料作物科學研究所所長米蓋維奇；努日金教授；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通訊院士西薩強；皮得羅夫教授；皮羅夫院士；布辛斯基院士；生物學博士拉潑潑爾特；亞美尼亞共和國科學院植物遺傳研究所所長巴巴扎音；阿瓦金院士；莫斯科植物育種站站長伏德科夫；比列茨基教授；烏沙科娃院士；西伯利亞穀類栽培科學研究所所長維索克斯；生物學博士格魯森科；羅斯托夫省農業管理處的高級農學家科羅希洛夫；道爾古辛院士；國立科斯朱瑪牛育種站站長夏米安；米丁院士；蘇聯國營農場部副部長契克米尼夫；蘇聯農業部中央穀類油料作物管理處副處長蒲克哈爾斯基；索奇亞熱帶作物試驗站植物育種系主任若林；克力班院士；蘇聯國家設計委員會農業設計局局長第米特力耶夫；珂斯特猶考娃教授；謨羅姆采夫院士，沙瓦多夫斯基院士；第吾爾揚金；莫爾多瓦國立植物育種站的菲金遜；杜庫恰耶夫中央黑土帶農業研究所所長克雷洛夫；盧賓教授；全蘇工業植物研究所的

提特列夫；余丁院士；路克安南科院士；烏克蘭真理報的助理編輯米哈列維奇；亞力克漢寧講座；波立亞可夫教授；朱可夫斯基院士；日布拉克教授；杜爾賓教授；徐馬爾荷森院士；農學碩士西蒙諾夫；第米多夫院士；基斯洛夫斯基教授；瓦西林柯院士；高茨亞考夫院士；羅班諾夫院士；涅穆支諾夫院士；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副所長斯托列托夫；普列森特院士。

辯論終結後，李森科院士作了一個解答報告。會議對他的報告通過了一個包括全面的決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人給斯大林同志寫了一封祝賀的信。

第一次會議

1948年7月31日下午

李森科院士： 同志們，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的院士大會宣布開會。

我代表蘇聯農業部和部長，代表列寧農業科學院和我本人，歡迎新批准的院士們，並且祝他們的工作成功。（鼓掌）

以偉大的列寧命名的我們的研究院，必須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利益，為我們國家的利益而工作，以報答我們的黨和政府以及斯大林同志本人給予我們的極端信任、熱望和注意。（鼓掌）

院士同志們，由於議事日程上有我的報告，請你們免除我在這次會議擔任主席的任務，另選出一位主席來主持這個會議的進行，我自己願意提名羅班諾夫院士作為科學院這次會議的主席。（鼓掌）

要是有別的提名，就請提出來。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請羅班諾夫擔任這次會議的主席。（鼓掌）

羅班諾夫院士： 同志們，我提議這次會議考慮一個問題：生物科學現狀。

對於這個議程有什麼提議嗎？有一個動議贊成這個議程。還有別的動議嗎？

聲： 沒有。

羅班諾夫院士： 這個動議通過。

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特洛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院士現在作“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大聲鼓掌）

李森科院士關於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

一、 生物學——農學的基礎

農學是研討關於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因此，在農學的理論領域中，必須包括生物學規律的知識。生物學對於生物的生存與發展規律揭發得越透徹，農學也就越有實效。

農業科學從本質上看是和生物學分不開的。當我們談到農學理論的時候，那就是指那些已經發現和認識了的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生命與發展的規律而說的。

生物學知識的方法論的水平，處理動植物類型的生活和發展規律的生物科學的狀況，主要是近五十年来命名為遺傳學的狀況，對於我們的農業科學是非常重要的。

二、 生物學史——一部思想鬥爭史

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所闡述的學說，標誌了科學的生物學的開始。

達爾文理論的基本思想，是關於自然選擇與人為選擇的學說。選擇有利於生物的變異產生了、並且繼續產生着適合性，這種適合性是我們在生物界中、生物的構造中及其對於生活環境的適應性中所觀察到的。達爾文的選擇理論，對於我們在生物界中所見到的適合性作了一個合理的解釋。他的選擇理論是科學的而且真實的。他的選擇學說，按其內容來說，是動植物育種家多少年來實際經驗

的積累。他們遠在達爾文以前，就憑藉經驗的方法得到了動植物的品種。

達爾文研究了許多科學家在生物界中所探得的無數事實，並且通過實際經驗的角度分析了它們。農業的實踐，供給了達爾文苦心著成進化論的物質基礎，進化論解釋了我們所見到的生物界在結構上的適應性的自然原因。這是有關生物界的知識的一個巨大進步。

恩格斯認為有三項偉大的發現，使人類在自然界各種現象間相互聯繫的知識上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第一是細胞的發現；第二是能的轉化的發現；第三是“首先由達爾文提出的縝密合理的論據，它指出了今天在我們周圍的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從少數的原始單細胞的微生物長期發展的結果。而這些微生物則又是由於起了化學變化的原生質或蛋白質所形成的。”^①

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充分地推重達爾文理論的意義，同時也指出了達爾文所犯的錯誤。達爾文理論的主要論點，沒有問題是唯物主義的；但它卻沒有擺脫若干嚴重的錯誤。例如，最重大的一個錯誤，就是在其進化論中引入了反動的馬爾薩斯的思想，與唯物主義的原理相提並論。這一個重大的錯誤，現在又被反動的生物學家們所加深了。

達爾文自己也記載過他接受馬爾薩斯思想的事實。在他的自傳中我們可以讀到：

“1838年10月，在我開始進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十五個月以後，在消遣中我偶然讀了‘馬爾薩斯人口論’。那時，正是我對動植物的習性經過了長期繼續的觀察，而準備辨明到處進行着的生存競爭現象的時候，馬爾薩斯的思想立即使我想到，適於環境的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及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莫斯科，1946年，第44頁。

變異就能保存下來，而那些不適於環境的變異必定要被消滅。……我終於得到了一種可以引導我工作的理論。”（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①

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瞭解達爾文把馬爾薩斯荒謬的、反動的人口論觀念引入到他的學說中的這種錯誤。真正的生物科學家不能、也不應當再忽視達爾文學說中的這錯誤的一面了。

生物學家們應當經常深思恩格斯的這些話：“達爾文關於生存競爭的全部學說，只不過是把霍布士的一切反對一切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競爭的學說以及馬爾薩斯人口論從人類社會搬到生物界中去罷了。在玩過了這套把戲之後（這是確切無疑的，在第一點中，特別是關於馬爾薩斯的學說中我已加以駁斥），又把同一的學說從生物界搬移到歷史上來。於是又提出，這些學說已被證明是人類社會的永恆法則。這種程序的幼稚無知是很顯然的，無須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要加以更詳盡的申論，那末，首先我要說明他們是糟糕的經濟學家，其次才是糟糕的自然科學家和糟糕的哲學家。”②

馬爾薩斯爲了宣傳他的反動思想，發明了一種自以爲是的自然定律。他說：“我所以這樣提出，其原因乃在於一切生物的增殖，常有超過食料供應數量以外的那種永恆不變的趨勢。”③

任何進步的達爾文主義者當能瞭解，雖然達爾文接受了馬爾薩斯的反動學說，可是它和達爾文自己學說中的唯物主義基礎是根本矛盾的。我們不難看到，達爾文本人，作爲一個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又是一個科學的生物學創始人，他的工作爲自然科學上劃了一個新紀元，那末，這樣一個人對於在事實上根本與生物界現象相矛盾的馬爾薩斯學說，是不會滿意的。

① “達爾文的生平和書信”，倫敦版，1887年，第1卷，第83頁。

② “恩格斯致拉甫羅夫的信”，1875年11月12—17日。

③ 馬爾薩斯：“人口論”，1890年，第1冊，第2頁。

達爾文在他所搜集的大量生物學事實的重壓之下，曾感到不得不多次地從根本上修改其“生存競爭”的概念，最後甚至宣稱：這一概念的含義，只不過是一種詞句上的形容而已。

達爾文本人當時並沒有能從他所犯的理論錯誤中解脫出來。最早揭露並指出這些錯誤的，乃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今天我們絕對不允許再接受達爾文學說中的那些基於馬爾薩斯人口過剩、以及由此推論出來的種內鬥爭理論的錯誤。而且更不允許把揭露出來的錯誤的一面拿來當作代表達爾文主義的基石（像徐馬爾荷森、沙瓦多夫斯基、朱可夫斯基等所作的）。如果這樣地去接受達爾文的學說，只能阻礙這一科學精髓之創造性的發展。

當達爾文學說剛出現的時候，立刻就顯出了它那科學唯物主義的精髓——生物進化學說，是和歷來統治着生物學的唯心主義根本對立的。

我國和外國思想進步的生物學家們，都在達爾文主義中看清了科學的生物學向前發展的唯一的正確道路。他們負起保衛達爾文主義的責任，反對以教會爲首的、科學中的蒙昧主義者如貝德遜這些反動分子的襲擊。

有些出色的生物學家，如科瓦列夫斯基、米契尼柯夫、雪切諾夫，特別是季米里亞捷夫，都以真正自然科學家的全副熱情，來保衛並發揚達爾文主義。

季米里亞捷夫，這位偉大的研究家，清楚地看到了只有在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上，動植物生命的科學才能繼續不斷地發展。只有進一步發展達爾文主義，並把他提到新的高度，生物科學才能幫助田間勞動者在以前只結單穗的玉米上獲得雙穗。

達爾文所寫下的達爾文主義和唯心論哲學是矛盾的。這一矛盾由於唯物主義的發展而更加深刻了。因此，反動的生物學家們，

使盡了一切手段，拚命地拋棄達爾文主義中唯物主義的因素。而像季米里亞捷夫那樣進步的生物學家的個別呼聲，就被全世界反動的生物學家、反達爾文主義的大合唱所淹沒了。

在達爾文以後的時期中，絕大多數的生物學家，不但沒有進一步把達爾文學說發揚光大，却在盡力去抑制達爾文主義，並掩蔽了它的科學基礎。這種抑制達爾文主義最露骨的表现，可以在現代反動遺傳學的創始者魏斯曼、孟德爾和摩爾根的學說裏面見到。

三、兩個世界——生物學上的兩種觀念

在前世紀和本世紀之交所出現的魏斯曼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孟德爾-摩爾根主義，主要是直接反對達爾文進化論中的唯物主義基礎的。

魏斯曼自稱他的觀點爲新達爾文主義，可是事實上它完全否認了達爾文主義的唯物論觀點。它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引進生物學中去了。

唯物主義的生物進化的理論，必須能够預料生物的生命在一定環境中所獲得的個別性狀是能遺傳的，如果不承認獲得性的遺傳，乃是不堪設想的事情。魏斯曼却企圖排斥這種唯物主義的論據。在他的“進化論講義”中說：“這樣的遺傳形式不僅沒有證據，就是在理論上也是不可理解的。”^① 在引證他早年的言論之後，又用同樣的語調宣稱：“……這樣一來，便向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的理論實行宣戰了。的確，這一宣戰展開了一直繼續到今天的鬥爭，即雙方所自稱爲新拉馬克派和新達爾文派之間的鬥爭。”^②

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魏斯曼說他對拉馬克的原理實行宣戰，但

① 魏斯曼：“進化論講義”，耶納，1904年，第一集，第198頁。

② 魏斯曼：“進化論講義”，耶納，1904年，第一集，第198頁。